

关露小说

仲夏夜之梦

冰心
书灵

名誉主编

主编

虹 影 丛 书



民

国

女

作

家

小

说

经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L246.7

G78

关露小说



仲夏

编

选

李

林

荣

夜之梦



A0910530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虹 影 丛 书
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

关 露 小 说
仲夏夜之梦

编 选 李林荣
责任编辑 陈宁宁

装帧设计 姜 明

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开本 850×1092mm 32 开 插页 4
字数 120,000
版别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
书号 ISBN 7-5325-2640-2/I·1337

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
印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
印张 6.25
印数 1-5,000
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 12.60 元

□ 殁 □ 落 □

老九把他的女人滨和女儿从南昌接出来之后，他们同住在一个亭子间里。这亭子间不太大，但是也不太小，可以搁一张两人睡的床，一张方桌，椅子，摇篮；还有烧饭用的汽炉之类。

这样的生活对他是很舒服了。他每天早上很早地上汽车工厂去，晚上回来。当他出去和回来的时候，定给他的女人一个吻。接着就吻他的孩子。

他们这样生活了两个多月。他每天上工厂去晚上忙得很迟回来；他的女人每天也照例地处理着小家庭的任务；喂孩子几遍奶。礼拜天他们一同带着孩子出去玩。

“滨，你对我的生活什么意见？你近来为什么常常不爱说话？我把你送回南昌的时候你不是同意我这样底生活吗？并且你还认为是应当……”他常常这样问她。

“我怎么会不同意你……我只惭愧我自己，我不如你，我赶不上你，赶不上许多朋友；我们是过了同样底生

活来的。”他的女人也老是这样回答他。

“你赶不上？硬赶呀！我可爱的孩子，你明白哦，你有希望，我总觉得你有希望，任何人都有希望。只要你不冉想成一个梵尔玲专家，你知道我现在是买不起那东西了，我不冉是一个大学生。”

滨听着在微笑，灰色的微笑，她最初是这样地，末后也是这样地。

滨的确是很驯善的，就是有了什么不快活，她也不大爱说，也不大爱和他闹气。只是小孩子吵得太利害的时候，她打他两巴掌。

不过，这亭子间的生活是有点使她难受。她常常想：“这烦闷他当然感觉不到，他又不成天呆在屋子里，他又不喂奶，不带孩子；他只每天忙倦了回来睡觉。而且他和工人们混了这久，当然他的生活习惯比我进步；他不谅解我，还说我不谅解他，他只知道忙，我的苦闷他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她时常这样想着哭了。但是她主观上终于同情他，同情他抛了大学生生活，抛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，他去做工。

她有时候也兴奋着想跟着他一道走，她要下决心……把孩子送给嫂嫂去，自己进工厂，或者去，……她想着我不该在大学音乐科读三年，我该在中学毕业就……只是我不愿意抛弃了梵尔玲；还有钢琴……

*

*

*

为了要求厂方加薪，老九被厂里开除了。本来他的英语说得特别好，在许多工人当中，美国经理特别重视

他；这次他本来不会被开除的；是两个俄国工头和他捣蛋，说他煽动工人罢工，这样他离开了福德汽车公司，失业了。

无职业地生活了一个多月，家里的开消都是用的滨从南昌带来的钱，这是她在南昌教育局服务了半年剩下的薪金。

孩子一天一天的大了，很顽皮，一刻不肯离开母亲，滋养料他需要得比从前多；他不吃母亲的奶了，每天吃勒吐精代乳粉和饼干，他们仿佛就连这孩子的食料都难得负担得起似的。为了这，滨确是受些委曲，电影不大去看，头发也没有工夫烫，她对于一切都不可能，而且也没有兴趣。

她一天一天的憔悴了。暑天，亭子间当着西晒，有臭虫，弄堂里拉塌气从窗子里进到房里来，孩子只知道气闷得哭；她对于每天的生活都感觉着疲倦，没有创造，没有新的感觉。她的确想改造自己，只是拿不出勇气。

老九又当了汽车工人，因了福德公司经理的介绍；这是由于他的英语说得上等，经理特别重视他。他对于这次的职业特别感着兴趣，这汽车公司虽然赶不上福德那样大的规模，但是许多工友都是前进的，一班的都有着生活上的觉悟。就在他个人生活方面也比原来的好，工作时间比从前少，工钱倒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他可以多分出一些工夫去干些别的事体。

老九现在和滨商量，因为几个工友约他去组织俱乐部，并且利用晚上散工时间叫他教胡琴，唱京戏，所以现在不能每天晚上都住在家里，要经常的和工友们同住去。

滨点了头，答应了。从此老九是隔一天回来一次，晚饭也不能每天回来吃，时常跑到饭铺里去吃三百钱一餐的咸肉饭。

“妈拉格……老子才不要老婆，老婆要了有什么用，老子罚了工钱，回去还要受脸嘴，总说什么王二娘子的衣服烫得漂亮，我舍不得出一毛钱给她上洗衣店去烫衣服。妈的，有钱才要老婆，好抱着亲嘴，没钱的人吃老婆的吐沫，她才不和你亲嘴呢，她抱别的男人。”这天放了工的时候，老九的工友阿福和他谈起家事，一路上走着发牢骚。

“阿福哥，你不该这样气你的老婆，她不好，她不懂事，你好劝劝她，教教她；我的那位女人也是这样，她总想着她年纪轻，应该漂亮；她还不如你的女人呢，她吃不来苦，穿不来坏衣服，做不来重事。不过我总时常说些道理给她听，我觉得她很听话，会学好的。你也劝一劝你的女人吧，别呕气。”

“女人也有明白的吗？我总觉得女人难得懂事。”

“不对，你知道，有钱的女人难懂事，因为她过活得太舒服了，成天糊里糊涂，她们有钱，一切都不愁没有，糊涂一点不要紧，像我们这样穷人的女人都会懂事的，一糊涂就得饿死。没有一个大钱，成天糊里糊涂的谁来睬你，又不是人家的老娘，怕你饿死了不成。所以越穷透的人，越聪明，越会想办法，脑子越清楚，穷不透的人清楚也是半吊子；所以，阿福哥，穷人的女人是有办法的，对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的老婆有时候也还明白，她时常对我说，‘我们老穷着饿肚皮不是话，做强盗也不是话，我们总得想一个办法才好’。呃，她是还有点明白呢。”

“对啦，阔人是不会想长久办法的，因为他们不必想，办法实在太多。你看阔人的太太，衣服都几千块钱一套，她要发愁吗？害怕穷吗？他的丈夫在老百姓身上稍稍多抽一点税，她就够买大堆的金钢钻啦，还有剩下大堆的钞票存银行。我们这汽车行的经理怕穷吗？只要多罚我们几次，他也就很不错。所以我说有钱的人不聪明，实在是太方便了，什么都现成的搁在面前，不要像我们这样用心用肝的去用聪明。得啦，你就这样去开导你的女人吧！叫她自己想出什么办法去找吃，叫他不要靠你，也不要靠别的男人；告诉她，女人也是人，靠男人是丢脸的事，婊子野鸡才靠男人呢，拿自己的身体向男人卖钱。”

他们这样谈着走到俱乐部来。这地方是一个半旧的亭子间，二房东是这里边一个工友的姑母。他们在里边坐着，谈着，说着很快活。什么胡琴啦，笛子啦，金鼠牌香烟呀，弄得一房烟雾障气。这些事干完了就大家谈天，家小呀，打棚呀，诸如此类的总一直谈到十点钟左右，大家想起了第二天早上要上工，才开始提出来回家去睡觉。

老九每次都很兴奋地和他们谈，谈倦了就和工友们一块儿回去。有的时候想着滨一个人在家里太寂寞，也会很晚地还回到家里去，并且总把许多自己感觉得快活的事，和跟工友们谈话间得意的地方告诉滨，征求她的批评。滨听着，有时候感着很兴奋，有时候很沉默，但结果她总是呈现着抑郁。

本来，在每次老九出去的整天里，她总是沉闷着，有时候有一两个朋友来和她谈天，她也总觉得应付式的谈话提不起她的情绪。这烦闷的状态，也许只有她自己比

任何人能够了解得彻底。她总觉得自己生理上不康健,这不康健不是先天的,不是学生时代所有的,也不是恋爱的狂欢造成的。这不康健有点近于歇斯底里,这歇斯底里当然是由于太寂寞了来的,然而绝不是为了生理上的寂寞,老九是仍旧用着初恋时的热恋在恋着她的。这点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:是由于自己对于物质周围的不能合于理想;想着目前的生活:亭子间,自己烧饭,领孩子的生活。一切别的年青的女人,尤其在自己同学中都有的一切的幸福,自己都被剥夺了的时候,仿佛就此埋没了自己的青春似的。最初,滨对于自己概念上的冲突,还不能求着明确的解答;经了许多次的探索的这时,她知道这不是自己的不能了解,乃是由于不愿意了解;现在完全觉悟了。她觉悟到自己没有放弃追求荣誉和物质的享乐,她觉着自己当初同意老九的工作,完全是没有经过考虑,和爱的一时的热情的冲动,并且是抱着另一种新的幻想,是这样地同意了他的。到现在,生活呈现在自己的面前了,心的幻想征服不了身体上感受的烦闷;这样,使得她在有的时候受了老九或其他朋友推动的时候,自己想着应当转变对于生活的态度;但是,这只是她暂时的兴奋,也可以说是歇斯底里的兴奋,当老九和朋友们离开了的时候,她仍旧包围在旧的意识里,萎靡了。结果,仿佛是久病缺乏了滋养似的,精神不能被任何事体鼓动起来。

时常老九向她多说话的时候,她总是不作声,她想:“我错了,你对的,但是你为什么不多分一些你的精神给我,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力量的微弱吗?”

夏天快完了,天气还是极端的热。老九的工作又歇

了；这次不是被开除，是因为自己病了一个多月，想着一天没有复工的可能，自己把位子让给了一位朋友。

从这时候起，滨就显着病的状态。最初是怀孕，后来就渐渐地发热，脸黄瘦了，情感上更表现着主观，神经衰弱；这病是使得她愈悲观，对于一切愈没有兴趣，同时，她的病也可以说是由她这样没兴趣来的吧！物质环境一天一天地逼迫着她的一切，在这样的情形中，她也只好这样病下去。

在滨一个月的病的当中，老九恢复了康健，并且也恢复了职业。老九很爱他的滨，虽然也寂寞着她的软弱，不能脱离生活的旧形式。他暂时向俱乐部请了一个时期的假，多在家里看看孩子，有时陪滨上医院去看病，晚上滨有精神的时候，还陪着她去看几次电影。还把最近更加多的工钱替她缝了几件衣服。

这天的下午，初秋的太阳晒得人皮痛，马路上的蒸气很逼人的时候，是老九工厂里放假的一天，他趁着这空的时候，和滨在一个上午找了一间房子，为了晚上孩子要睡觉，就在这最热的时候搬了家。新搬的房子是靠近在杨树浦，房价比法租界要便宜的多。

这时候在滨的心里，觉着只有自己牺牲，牺牲了自己是完成了对她丈夫的爱。杨树浦是工厂区域，看不见一切都市的生活，更看不见他们旧来的朋友，他们成天所往来的，只有老九新认识的一些工友们。

本来，搬到这地方来是老九一个人的意见。房子便宜是一个条件；最主要的是便于自己的工作，同时可以使得自己的女人能够多接近一些真实的生活，由于生活的

充实，影响到她的意识，她的生活习惯，搭救她生理上的软弱。由于这件充实的开始，也就开始暴露了他们日常生活和感情上的冲突。

大概是搬家那天受了暑热的原因，在这一天下午，许多朋友在他们家里玩着，吃着凉拌面的时候，滨狂烈地吐了血，继续了十几分钟。最初头部和全身都发着冷，身体发硬，经了老九和朋友们用开水灌着咽了几口以后，恢复了知觉，但随即升起了高度的体温，她的病症，这青年的滨的最后的病症是从这次开始的。

老九整天的忙着，每天除了作工时间而外，就只照应着病人。最初是把朋友介绍的医生请到家里来，后来因为病的沉重，搬到了医院中去。滨的病最初还不曾经过明确的诊断，入了医院以后，经了医生详细的断察，断定是肺结核。

医院的生活是寂寞的，尤其是对于一个神经质的患了肺病的人。经过了三星期，为了给与病人的安慰和便于自己看护起见，老九和医院商量着把滨从三等病房搬到二等，由二等搬到了头等；这时候，即是在病的本身，也是比较初入院的时候需要服侍和陪伴的人，老九也是从迁移病房的最后的一次起，自己也搬了进去。

滨每天都发着高度的热，咯血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增多，老九间空的时候，就坐在她床边瞪着眼，望着，手里捧着痰盂。医生进来的时候，照例问他些关于病人的话，医生总也诚恳地照例地答复：“要静养，不可以用脑和心里不安静，安静是养病第一条件。”

老九知道滨这样病的起源，他现在自己也陷在最沉

闷的当中,他想着,以这样性格的女人,生了这样的病,生活这样的环境里,病是没有理由可以减退的。在感情上,自己有些对她不起;但是,能够安慰了她,是要牺牲了自己的,不是自己的一身,是自己的前途,这前途,可以说是任务,这有什么办法呢。

最后,老九因为陪着滨有五夜没睡觉,这天下午他实在太疲乏,在滨的对面床上睡着了两个钟头,醒来之后,不知滨在什么时候身体冰冷了。

(原载 1933 年 4 月《现象月刊》1 卷 2 期,署名胡楣女士)

姨太太日记

三月四日

昨天运气真坏，正要成那一牌，让那瘟娼给打破了。
这几天接连地总是输。

×长总说他和她近来没有关系，我何必跟他去用嘴
辩呢！昨天那戒指是买来干什么的？给二小姐出嫁的，
那真骗人，二小姐明年秋天才出嫁，用得着这早买戒指！
并且老太太也并不知道。

他又是天快要亮才回来。公事忙！吃花酒忙！连瘟
娼都找不着他，不知又要玩什么新花样！

三月六日

前天我误解他了。据赵太太说的确那天他们是在扬子开股东会议，也没有女的参加，只他们自己几个打了几圈麻将。并且他还赢了钱回来，怕是真的。

昨天下午烟抽得太多了，并且他两夜没有好好地睡觉，要好好地睡，我便不得安身了！没法子，正如他时常和我说的“你要用起钱来我便不得安身”是一样的。这也难怪，医生本来是说我有病，所以对这个特别感觉厌倦一点。但是他如果去找那个瘟娼，我又确实是不快活。这怎么办呢？男人在女人身上花钱是为了什么呢？我只好……唉，妈说过：“有福的女人是能使男人欢喜。”

三月七日

今天是二小姐妈的死祭，一清早老太太就闹着办素席。那还有什么闹头呢，再讲究些人还是死的。×长天天在外面玩，她都不见管一管，总告诉人说姨太太是花钱买的，不值什么。其实从前她对她那媳妇还不是一样的说法：“男人只要有钱，娶女人总容易。”现在又尊重起死人来调排活人了。要知道你自己也是女人呀！真的，娶来的和买来的有什么分别？用男人的钱陪男人睡觉总是一样的事！

下午他回来得很早，而且一直都在我房里。大概又在外边遇了什么不快活的对头，所以对我这样好，还说明天要带我上公司去买东西呢。可是为什么忽然又说我太瘦了，赶不上顾远如太太的胸部好看。我明知他是跟我开玩笑的，但是……

三月八日

今天一清早顾远如太太就哭哭啼啼地跑得来，真把我吓坏了，还在做着梦就爬了起来。原来她又和顾老爷吵了架，要离婚。这到正和我们家里的五太太差不多，一年起码要离九次婚。但是离婚的状态还没有做，两个人又抱起来，亲做一团。果然，今早我刚洗了脸，还没有把顾太太的眼泪劝干，她老爷便来接了她回去。晚上听说又是一辆汽车开到回力球场去了。后来听说他们这次吵架的确是为了顾远如要娶一个女人。我想如果是真的话，我也要劝顾太太不要提出离婚两个字来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男人要重娶，女的提出离婚那真是太便宜人家了，你这障碍走了还不好么？所以最好不走，宁可搬开去住，每天的开销是要男的照付。我想明天下午一定到顾家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。

三月十二日

这几天让顾家的事把头都闹晕了。我是无论如何不赞成顾太太离婚。连小姐这人真奇怪，碰着这样的场合她总是劝女的离婚。总说是与其让男人去调排不如不要这样的男人，宁可穷苦一些，自己去单独生活。

这话说得不错呀，我时常被那些瘟媚气狠了的时候也会这样想。并且我也当真的走过。比方前年我和×长闹的那一次气，妙师父多么殷勤地劝我到她庵里去，当我初去的时候，她是每天亲自到厨房里去弄素菜，把服侍她的那个小徒弟龙玉调来陪我。她说，“还是出家好，结了尘缘总是烦恼的。何况，老实点说，不怕你太太生气，你今年也将近三十啦，你们×长又向来是爱风流的，钱又多，说不定随时随刻会娶上一两个。那时你的太太还是要被人抢去的，不是吗？哦？”

她还对我说：“只要你能诚心信佛，自己手里也还有这么多，就在这庵里安心地住下去，将来我死了，一切还不都是你的。”

我那时确实是把妙师父的话信以为真了。哪知搬进去住了还不上三个月，我的东西差不多当完了，×长的音信也没有了，那时候不待妙师父发言，全庵的人连对我的称呼都变了。后来要不是×长听了李秘书的劝解，良心发现了接我回去，我还不知是个什么下场呢。

三月十三日

昨天的日记没有写完，碰着连小姐来了。她一来就谈起顾太太的事。并且，多么吓人呀，正是昨天下午我们看完了头场电影的时候，她吞服了烟膏，后来还是让连小姐的嫂嫂顾三小姐先发现了！给王院长打了电话，说是婶婶服了毒，才由王院长发了病车，接进医院去。

连小姐谈起这事来还是主张离婚。我顺便地把我前年进庵的那件事向她谈起来。她说进庵的办法本来不对，尼姑总是骗钱。哪有真心替人想出路呢。我说离婚这件事根本就不对，世上的人总是欺压女人的，女人不靠男人哪里还有出路！连小姐现在是没有结婚，自己的父亲又有这样的势力，一个能干的女儿要找事做谁还不来捧呢？假使将来结了婚，有了儿女，人事也变迁了，父亲不像现在的话，拖了儿女去找谁呢？

连小姐听了我说的话，不做声了。我想着她近来一定在讲着恋爱，不然为什么感情常常会变化得那么奇特呢？快活的时候话那么多，忧郁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。

三月二十一日

顾家的风潮不闹了。昨天两夫妇又手挽手地出去买东西，晚上还来约我们上红梅酒家去吃饭。红梅酒家好像